

论我国图书馆学的危机及其革命

沈继武 刘 迅

在人类社会摆脱愚昧,走向文明的进步过程中,社会革命无疑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假如我们也把科学的发展作为一个类似的认识客体来考察的话,就会发现,科学革命如同社会革命一样,它在冲破旧的“规范”,形成新的理论,从而走向“常规科学”这样循环反复的发展过程中,亦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翻开科学发展的史册,我们看到,那些无比辉煌的科学革命里程碑,正是给科学发展带来重大转折,从而揭开新的科学篇章,促使整个科学事业跨入更崭新的科学时代的真正动力。

科学革命有着自己特有的规律性。一般来讲,在前一次革命到后一次革命之间,总要经历这样的过程:一是“稳态”,即常规科学时期。所谓常规科学,“是指严格根据一种或多种已有科学成就进行的科学研究,某一科学共同体承认这些成就是一定时期进一步开展活动的基础。”^①因此,当科学进入这一阶段时,它的理论就相对地形成了一定的规范。规范的形成有两个标志:(1)足以空前地把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吸引过来,使他们不再去进行科学活动中各种形式的竞争。(2)又足以毫无限制地为一批重新组合起来的科学工作者留下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②有了一种规范,就有了相应的较为固定的理论以及供进一步进行研究的课题,从而标志着一门科学在一定时期内的成熟情况。二是“危机”的出现,即指人们在按原有规范提出的课题去从事考察研究时,出现了反常现象,老规范已不能自圆其说,致使新事物与旧理论发生矛盾,并且不断走向激化的时期。在科学发展过程中,新的发明和发现是不停涌现的,而且,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给传统的理论提出一些十分尖锐的问题,以致那些在人们印象中一度十分完善的理论经常变得十分难堪。正是这些对客观世界的新的发现和新的认识,促使人们对原有的科学理论提出质疑,从而使旧的理论开始动摇,面临危机。在科学发展过程中,有危机,才有创造,才有革命。因此可以说,危机是革命必然性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三是“革命”的产生,即冲出原有的科学规范,建立新的科学理论的阶段。当实验事物和旧理论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时,事实上就是要求破坏以前的规范,并随之发生科学思想的竞争和各学派之间的冲突。必须指出,这时竞争和冲突的焦点已不再是在一些细节问题上的纠缠,而是围绕着科学的基本理论,即科学规范而展开的。除此以外,革命还包括另一种涵义,即不和以前的规范发生冲突,因为有时科学革命,恰恰是在过去从未涉及的问题和现象的领域内——旧的规范以外出现的。然而,无论哪一种情况的革命,都是人们对物质结构、各种过程和反应连续不断地进行无止境的认识和分析的结果。它给人们的世界观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它改变着过去的工艺流程和人们对物质结构的传统认识;同时,它又由于对劳动工具的

更新和劳动对象的转移使得科学工作进行重新组合，去研究新规范提出的各种课题。总之，科学革命将引起人类的科学活动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推动着科学事业大步前进。

科学革命是科学发展中的必然规律，任何科学的成长都必然是处在与这一规律相吻合的一定程式的过程中。图书馆学当然也毫无例外。

回顾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历史，虽然也在几经曲折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较为重大的变革，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并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地步。总结起来，大致有这样几个原因。其一，在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方面，我们只注重了图书馆的方法技术，而忽视了先进理论的引进，致使我国图书馆学理论很不完善。其二，由于一度受苏联的影响，认为图书馆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于是，便过分强调图书馆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影响了对图书馆活动的内在规律性的研究。其三，没有注重图书馆学自身发展规律的研究，致使图书馆学研究中存在许多重大的疏漏和空白。面对我国图书馆学的现实发展状况，每一个有爱国之心的图书馆工作者，多么盼望我国图书馆学出现一场深刻的革命，从而促使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一跃进入世界的先进的行列呵！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科学革命如同社会革命一样，并不是随着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想当然发生的，而必须有危机作为它的前提条件。那么，图书馆学的现有理论是否面临危机？危机何在呢？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 认识论的贫困

任何科学都离不开哲学。这不仅因为哲学可以为科学的发展指出一个美妙灿烂的远景，同时，又为人们向这美好的目标进军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有了哲学，解决了认识论上的问题，我们就可以迅速向目标靠近，否则，只能长期在迷途中徘徊，科学发展必然会出现停滞状态。

和其它科学一样，图书馆学的发展亦和哲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然而，由于过去的图书馆学研究，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仅仅是用贴标签，或生搬硬套的手法去求助哲学，而不是用哲学原理去认识、分析图书馆学的问题，致使图书馆学理论至今很大程度上还局限于传统的规范之内。碍于许多认识论上的问题没有解决，使得图书馆学不能健康发展，因此，图书馆学的认识论贫困问题就被较为突出地暴露出来了。例如，在进行图书馆学学科性质的讨论时，人们发现，按照传统的认识程式，从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及其内容出发，看其理论建立的基础是属于精神状态范畴还是属于物理状态范畴这一认识过程，得不出准确的答案，因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既不完全属于精神状态范畴，又不能纯属于物理状态范畴；其基本理论的建立，涉及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不乏其例，这样，就出现了亦此亦彼、两可之间的答案。这种亦此亦彼的结论是否荒谬？显然不能这么说，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并不主张对任何事物都一定要得出个非此即彼的结论，相反，还承认有这种亦此亦彼的现象存在。那么，图书馆学这种亦此亦彼的学科性质究竟是由什么客观现象所决定的呢？显然，局限于图书馆学传统理论本身，是无法解释清楚这一问题的。完全可以预料，学科性质的解决，必然从根本上把图书馆学推向前进。而目前的障碍却在于认识论这一根本问题。此外，还有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抽象与具体、个性与共性、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的关系等问题，都必须用正确的哲学观点去认识并加以解决。然而，这些在目前来说，也同样是碍于没有运用哲学认识论原理去加以研究探讨的原故，使这些问题长时期得不到解决。因此，不能不说我国图书馆学目前正处在极度的认识论的贫困之中。

二 方法论的空白

人们在探索未知世界时,总是要运用一定的研究方法。例如,天文学家为了探知天体变化、发展的规律,需要运用观测、比较的方法;物理学家为了探求物体运动的规律,需要运用实验、数学等方法;生物学家为要研究生物的种类,需用分类的方法。那么,图书馆学相应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呢?遍查书海,却没有论及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论著。显然,忽视了图书馆学方法论的研究,乃是我国图书馆事业落后的科学内在原因之一。

什么是方法论?顾名思义,方法论就是关于方法的理论。方法多种多样,理论五彩缤纷,统而言之,方法原指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方式和手段;理论原指对客观规律性的认识。显而易见,“方法”和“论”不是一个东西。但二者又有必然的联系,因为究其实质,“方法”和“论”都起源于人类的实践活动,都属于认识范畴。其真正意义和作用就在于主观见之于客观。就广义去理解,方法论既是一切认识活动的必要因素,又是一切实践活动的必要因素。^③

图书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科学。说它古老,是因为它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我国几千年前的汉代,就有开始从事图书馆学的研究。说它年轻,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研究方法尚不够成熟和完善。截止目前,一些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大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这同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高度复杂性相比,是很不相称的。据初步认识,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这样一些:历史方法,比较方法,分类方法,逻辑方法,数学方法,“三论”(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方法,和移植方法。对于这些方法,我们必须认真系统地给予研究。图书馆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图书馆学的发展与研究方法的进步是密不可分的,研究方法每进一步,必然带来图书馆学的发展;没有研究方法上的革命,也不会有图书馆学理论上的突破。因此,填补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研究的空白,积极促进图书馆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亦是摆在图书馆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三 科学结构的模糊

当今科学,体系罗织,分支林立,宏观综合,微观具体,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科学世界,真正纵横交错,气象万千,色彩斑斓!面对这繁杂庞大的科学世界,每个科学工作者都面临着一个十分严肃的课题,即如何从总体上去认识和研究科学问题,以求得对一切现象领域的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对于科学的体系结构的认识和探索,正是人们从整体性的科学观出发从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

什么是科学结构?科学结构就是指人们对科学中诸成分间以及各种表现过程间的关系网进行的瞬时测定或估价的认识结果。^④由此推论,图书馆学的结构应该是建立在对图书馆工作诸要素的实体分析基础上,从层次、系统、多维、动态的各个角度出发,在一定时期内对图书馆学中的这个分支及大的研究课题相互之间的关系的认识。然而,过去人们对图书馆学结构的认识却显得十分盲目和肤浅。对于分支之间、课题之间、理论与方法技术之间,(现代科学的体系结构,一般被认为是由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两大部分组成。所谓基础科学,是以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物质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做为研究对象的。而应用科学,则是以具体的事物作为研究对象。图书馆学显然理应属于应用科学。一般说来,凡属应用科学又都具有理论和方法技术两大层次构成,图书馆学当然也不能例外。)以及各个分支建立的基础和整个学科的建立基础等问题,尚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特别是有的认识还停留在平面、单一、静

止的狭窄范围内。这些，都大大妨碍了人们对图书馆学体系结构的认识。

图书馆学结构的建立和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层次的逐步深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经历了从具体（对图书馆实体的认识，如“要素说”）到抽象（诸如“矛盾说”、“规律说”、“关系说”的认识），再到科学的抽象（“原理方法说”）这样一个认识过程。可见，层次——是图书馆学结构的认识基础。图书馆学的各个分支，是根据图书馆学一系列横向环节的工作对象（如采、分、编、典、流等），并沿着理论、历史、管理、现状、方法技术的纵向课题而确立起来的保持一定相互关系的群体系统。如果我们把每个分支看成是一个局部，把整个图书馆学看作是一个整体，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加以考察的话，就会发现，系统——是图书馆学结构的表现形态。图书馆学的研究课题，从类型上加以区别，它们又存在于多种范畴之中。除上述群体系统所包括的课题外，还如：对不同系统的图书馆进行的研究，对不同地域图书馆的研究，对不同国家图书馆的研究等等，又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向不同方向引伸出去，形成了多面多维的形式，所以，还可以说，多维——是图书馆学结构的存在范畴。图书馆学结构在时间意义上说，还表现为它的变异性和历史性。人们对于它的一种认识，只在一定时期内有效。当图书馆学新的分支和课题组织进结构中，或结构原有的理论发生重大突破后，这时的结构已不同于以前。而人们对图书馆活动的认识不断深化，促使图书馆学结构的不断更新，又是图书馆学发展的历史必然。因此，动态——是图书馆学结构的变化规律。

对于上述问题，在目前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中，尚没有涉及到，这无疑是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又一重大疏漏。结构问题不解决，将由此而产生一系列问题阻碍图书馆学理论、图书馆学教育以及整个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我们不能不对其有所重视。

四 定量分析的要求

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人类在认识事物时，首先需要进行定性分析，它的目的在于明确事物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弄清事物的属性、特点、实质、发展规律以及一事物与它事物之间的联系，进而形成一种说明原理。显然，定性分析是认识事物的基础。其次，事物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而且有量的规定性，质一般要通过一定的量来表现。所以，在我们研究任何问题时，都必须注意作量的考察和分析，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事物的质，获得更深刻的认识。

数学是专门研究量的科学。在现代科学抽象化发展趋势中，科学数学化成了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以“数学和二十世纪的人”为题发表专论，它写道，“数学是科学的接生婆。没有数学，我们的文明还会停留在黑暗时代。”^⑤马克思非常注意研究数学，他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它达到了能够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⑥

科学的数学化意味着数学的应用范围日益扩大成了一种趋势。从前人们认为无法运用数学的学科开始相继向数学求爱，使得数学闯入从前的禁区，播下精确性的种子。数学的方法应用于图书馆学研究领域，有着极为广阔的天地。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曾经运用排列组合和概率统计的方法去探索图书馆书名目录中汉语拼音字头标目的级数问题；也曾利用数论的方法构成检验国际统一书号的公式。此外，诸如图书馆网发展中的数字比例，建立不同类型图书馆的最优型式，图书馆制度的规格化，以及特别是在图书馆自动化检索系统中，都大量地采用了数学的方法和成果，并取得了令人可观的收获。然而，还须看到，在图书馆的一系列工作环节中，还有大量的有待于我们进行定量分析的课题。如拒绝率、图书保障率、流通

率、复本率、藏书量最佳化等等问题。同时,现有的图书馆学理论与学说也正接二连三地受到冲击和动摇,迫切需要建立能更精确定量描述和完美阐明新现象的规律的新理论和学说。显然这一课题的解决,将会使我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进入到一个更深的层次,从而推动这门科学的发展。然而,就目前而言,图书馆学界这方面的人材还是奇缺,因此,定量分析的迫切要求和这方面人材的奇缺,无疑是当前图书馆学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五 电子计算机的挑战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任何一个人想要全面继承、借鉴别人的最新成就都非常困难,因为一方面,情报文献资料太多,目前每年公开发表的技术论文、研究报告达三、四百万篇以上,而且每年正以百分之十左右的速度在增加。另一方面,是由于学科交叉,种类繁多,出版分散。以美国《化学文摘》为例,每年报道三、四十万条,取材于一万二千多种刊物,实际上化学化工方面的重要期刊不过八百多种。在这种情况下,科研工作者往往要花费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去查阅文献资料,还不一定能查全查准。因此,图书馆工作势必采用新方法、新技术,才能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

一九四六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作为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个勋业,完成了计算工具的根本性变革,开创了人类全新的自动化时代的广阔前景。以自动、高速、精确、大容量存贮、功能多样化的崭新面貌出现的电子计算机,以惊人的力量、神奇般的智慧,不仅可以解决所有数学问题,而且作为人的器官的延长直接控制生产过程,代替了人在生产过程中的检查、调节、控制作用。当电子计算机的功能和特点展现在人们面前时,马上受到了多方面的注意和重视,国外的一些图书馆研究人员感到,计算机的出现,为寻求图书馆工作的新方法、新技术方面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于是,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作为图书馆自动化的一个核心问题被提出来了。

国外图书馆从五十年代开始计算机的应用研究,最早始于1954年的美国海军兵器中心图书馆。至今,已经历了批式处理——联机检索——网络化三个阶段,图书馆已由最简单的机械装置向全盘自动化过渡,使过去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和时间的手工操作,变成了高速、准确和自动化的过程。这样,就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实际工作效率。内容复杂、名目繁多,各种各样的情报资料被准确迅速地检索出来,送到用户手中,科研工作者利用这些及时并且有很高参考价值的文献,又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从而推动了整个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

在我国内,图书馆自动化仅仅是刚刚开始。限于经济条件、技术条件、环境条件及其它方面的条件的制约,使我国在实现图书馆自动化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如基础的薄弱、设备的欠缺、技术力量不足等等。然而,我们不能因为落后而推卸自己的责任。在后者要赶上在前者,必须有更快的速度,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道理。因此,从零作起,迎接电子计算机的挑战,认真研究图书馆自动化的问题,乃是我国图书馆学发展中所面临的又一重大课题。

从上述分析我们看到,无论从客观上(整个科学的发展趋势和人们对图书馆日益增多的要求)来看,还是主观上(图书馆工作实践所要求的发展内容及图书馆学理论自身的发展规律)来看,图书馆学都可以称得上是面临危机并到了革命的关头了。上述问题及其它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如不尽快克服和解决,不但极大地阻碍着这门科学的发展,还必将妨碍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实现,因此,认清图书馆学面临的危机,促使图书馆学革命的发生,是我国图

书馆学工作者当前所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

处在这样的关头，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即究竟怎样投身于这场革命呢？我们认为，在科学的重大变革之中，人的认识的能动作用是基础，它是由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来体现的。虽然，这种探索未知的创造性思维过程，不存在一种可以供人刻板地加以套用的公式，但起码有这样几个基本点是我们决不可忽视的。

第一，要有唯物主义的态度，任何科学研究活动的成功，坚持唯物辩证法是最根本的保证。它不但可以使我们的认识趋进于客观事物的实质，促使我们坚持真理沿着实事求是并尊重客观规律的道路前进，又可以防止一切形而上学的观点的侵入。要象赫胥黎所说的那样，要教自己的愿望符合事实，而不是试图让客观事实与自己的愿望调和，应该象一个小学生那样，在事实面前“准备放弃一切先入之见，恭恭敬敬地照着大自然的路走。”^⑦

第二，要有批判的革新精神。科学的发展，不但在于继承已知，更在于敢于大胆地去探索未知。在我国图书馆学十分落后，原有的传统理论经常无法解释现有的认识现象的今天，对旧的科学规范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就显得更为重要。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不迷信权威，他肯定牛顿又不停留在牛顿的水平上。他十分恳切地说，“牛顿呀，请原谅我：你所发现的道路，在你那个时代，是一位具有最高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的人所能发现的唯一道路，你所创造的概念，甚至至今仍然指导着我们的物理学思想，虽然我们 now 知道，如果更深入地理解各种联系，那就必须用另外一些离直接经验领域较远的概念来代替这些概念”。^⑧

第三，要有广阔的视野。即不但要成为自己研究领域中的专家，同时，还能对邻近的领域有十分正确和熟练的知识。美国杰出的数学家，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曾说过，在今天的时代，“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这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人忽视的无人区。”^⑨控制论正是在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创立的。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具有广博的多学科的知识亦是十分必要的。现代科学发展中，其它科学的理论相对图书馆学来说，还是较为成熟和完善的。因而，利用其它科学研究的成果，将其移植渗透到图书馆学研究中来，必然会对图书馆学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四，要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在科学研究过程中，良好的方法能使我们更好地发挥运用天赋的才能，而拙劣的方法则可能阻拦才能的发挥。因此，科学认识中难能可贵的创造性才华，由于方法拙劣可能被削弱，甚至被扼杀；而良好的方法则会促进这种才华。之所以“跛足而不迷路能超过虽健步如飞但误入歧途的人”，^⑩道理也就在这里。特别是象图书馆学这样一门尚不成熟的科学，正确地运用相应的科学方法去从事研究，就能很快地找到成功的途径。

第五，要有顽强的毅力。创造性工作需要人们对科学事业有巨大的热情和顽强的毅力。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困难也是很多的。如果我们没有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精神，我们的研究必然会半途而废。科学需要献身精神，“需要人的毕生精力的。假如你能有两次生命，这对你来说也还是不够的。科学是需要人的高度紧张性和很大的热情的。希望大家在工作和探讨中都能热情澎湃。”^⑪

总之，投身于科学革命并为图书馆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要求我们全体图书馆学的工作者团结一致，共同努力。让我们永远记住马克思的教导：“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⑫

（下转第 68 页）

注释:

-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之七。
② 萨特:1965年为《严繁旁听》唱片记录的前言。
③ 见1980年4月17日法国《费加罗》报。
④ 见《纽约时报》1980年4月16日文章:

《让-保尔·萨特》。

⑤-⑦ 引自欧力同、王克千:《关于萨特的文艺思想基础》。

- ⑧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⑨ 张英伦:《萨特》。
⑩ 见《歌德谈话录》。
⑪ 让·维拉尔:《战后法国戏剧》。
⑫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

(上接第81页)

注释:

- ①② [美]T·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年版。
③ 刘迅:《要重视图书馆学方法论的研究》,载《图书馆通讯》(山西),1981年第2期。
④ [比]J·M·布洛克曼:《结构主义 莫斯科——布拉格——巴黎》,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⑤ 《国外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⑥ 拉法格:《马克思回忆录》。本句译文见胡世华《质和量的对立统一与数学》,载《哲学研究》1979年第1期。
⑦ 贝弗利奇:《科学研究的艺术》,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⑧ 《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41页。
⑨ [美]N·维纳:《控制论》,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页。
⑩ 弗·培根语,转引自贝弗利奇:《科学研究的艺术》,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
⑪ 《巴甫洛夫选集》,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2页。
⑫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6页。